



西晋文学家张载画像。

《语林》中的“至丑”之人

“张载，字孟阳，安平人也。父收，蜀郡太守。载性闲雅，博学有文章……”《晋书·张载传》对于张载生平及其作品有大篇幅的记载，但并无一字涉及张载貌丑。

那么谁是传播张载貌丑，并写出“投石满载”故事的始作俑者？

这个故事出自东晋裴名的小说集《语林》。

《语林》早已散佚，但由于它的存史价值和文学价值，历朝历代都有人在搜集，在《语林》残卷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：“安仁(潘岳，字安仁)至美，每行，老妪以果掷之，满车。张孟阳至丑，每行，小儿以瓦石投之，亦满车。”

用“至丑”这个说法糟蹋人很严重，如果说眼小、嘴大、鼻孔朝天之类，读者还可以想象出是怎样一个丑法，说“至丑”就是想象多丑就有多丑。

但故事中并没说张载是刻意模仿潘岳。男版“东施效颦”的故事又是怎样出来的？

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《世说新语》中，有一个类似的故事：“潘岳妙有姿容，好神情。少时挟弹出洛阳道，妇人遇者，莫不连手共萦之。左太冲绝丑，亦复效岳游遨，于是群姬共乱唾之，委顿而返。”

故事明显有《语林》中潘岳、张载故事的痕迹，但这里的“丑男”换成了西晋另一位著名文学家左思。只是左思的遭遇比张载还惨，不再是被投了一车砖瓦，而是被吐了一身唾沫。而且，故事里有了刻意模仿潘岳而自取其辱的表述“效岳游遨”。

既然《世说新语》已经把丑男换成了左思，为什么今人依旧在说是张载呢？

原因之一大概是《世说新语》流传下来的一个重要版本是刘孝标的注本，而刘孝标在注释中明确记载了“掷果盈车”和“投石满载”的故事，因此，张载还是“丑”。

另外，清末影响极大的启蒙读物《幼学琼林》中“身体”一章写道：“掷果盈车，潘安仁美姿可爱，投石满载，张孟阳丑态堪憎。”

这里，张载由“至丑”更进一步，已经“丑态堪憎”了。

就这样，张载的“丑”，被彻底定格在文学史中。

作品被奉为“文章典则”

张载真实的容貌丑陋与否，已经无从考证。但他在西晋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，他是当时“太康文学”的领军人物。

张载的成名作是《蒙汜赋》。据《晋书》记载，魏晋名臣、思想家、文学家，时任司隶校尉的傅玄“见而嗟叹，以车迎之，言谈终日，为之延誉，遂知名”。

傅玄读了《蒙汜赋》拍案叫绝，亲自派车迎接张载，两人谈了整整一天。从此傅玄不遗余力地推荐张载，使其声名鹊起。

此后，张载又写了《榷论》，这是一篇剖析现实、针砭时弊的文章。

西晋时期科举制度还没有实行，人才选拔制度是九品中正制。这一制度实行之初有其优点，但时间久了，便出现了“下品无官贵，上品无寒门”的现象，本质上还是门阀制度。

张载在文章中疾呼：“今士循常习故，例行矩步，积阶级，累阊闾，碌碌然以取世资。若夫魁梧俊杰，卓犖傲俊之徒，直将伏死嵌岩之下，安能与步骤共争道里乎？”

“碌碌然以取世资”，表明做官的只能是世家大族。“直将伏死嵌岩之下”，是说寒门才俊至死也没有出路。在浮华不实之风盛行的魏晋文坛，张载的文章振聋发聩。

张载有两篇文章和蜀道有关，其

【阅读提示】

在东晋裴名所著《语林》残卷中，有一个男版“东施效颦”的故事：西晋名士潘岳相貌英俊，每次乘车上街，都有妇女向他投掷水果，潘岳回家时水果满车。而另一位名士张载，相貌十分丑陋，乘车上街，结果小孩子们纷纷向他投掷砖瓦，回家时载了一车砖瓦。

于是，故事引申出两个成语，“掷果盈车”和“投石满载”。

因容貌丑陋被戏谑的张载，是河北安平人，西晋著名文学家。

历史上张载的容貌是否丑陋无法确证，但张载文章俊美，针砭时弊，心怀社稷又淡泊豁达，是西晋时期“太康文学”的领军人物。

中之一是《叙行赋》。

“岁大荒之孟夏，余将往乎蜀都。脂轻车而秣马，循路轨以西徂。朝发轫于京宇兮，夕宿于谷洛。践有周之旧墟，槐丘荒以寥廓。赞王孙於北门，问九鼎於东郭。寔公目之所卜，曷斯水之潢薄。入函谷而长驱，历新安之凶阜……”

《晋书》中说张载“博学”，在这篇以记叙入蜀行程为线索的文章中，张载的博学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每到一地，张载凭吊古迹，追思先贤。借景寄情，叙江山之美好，抚今追昔，叹历史之兴衰。

《叙行赋》文字之优美，更是令人陶醉。

“秉重峦之百层，转木末于九岑。浮云起于毂下，零雨集于麓林；上昭晰以清阳，下杳杳而昼阴。闻山鸟之晨鸣，听玄猿之夜吟。”既有触手可及的美景，又有鸟瞰眺望的开阔画面，读来抑扬顿挫，品之回味无穷。

最有趣的是，文章对于行程节点的清晰记录，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入蜀路线的依据。据称，这是历史上第一篇记录入蜀路线的文章。

张载另一篇和蜀道有关的文章，是著名的《剑阁铭》。

《晋书·张载传》记载：“太康初，张载至蜀省父，道经剑阁，因著《剑阁铭》。”《晋书》全文收录了《剑阁铭》。铭文先写剑阁形势的险要，然后历数世事更迭，意味深长地指出：“兴实由德，险亦难恃。自古及今，天命不易。凭险作昏，鲜不败绩。公孙既没，刘氏衍壁。覆车之轨，无或重迹。勒铭山阿，敢告梁益。”

张载提醒后人，国家存亡兴衰，靠的是道德人心，单凭地势险要不行，凭险作乱没有不失败的。前车之鉴，务必铭记。

《剑阁铭》一经流传，洛阳纸贵，深刻的思考、精辟的结论令人信服。“壁立千仞”“一人荷戟，万夫越越”等描述更是成为千古名句。

“益州刺史张敏见而奇之，乃表上其文，武帝遣使赐之于剑阁山焉。”晋武帝派出使臣，把《剑阁铭》刻在剑阁山上。

南朝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说：“唯张载《剑阁》，其才清采，迅足驳驳，后发前至，勒铭岷汉，得其宜矣。”

《叙行赋》和《剑阁铭》相互辉映，是现存最早描写入蜀行程及巴蜀风光的姊妹篇，李贺的《巫山高》、李白的《蜀道难》等都在其后。明代文学家张溥赞叹：“剑阁一铭，文章典则，矜石蜀山，古今荣遇。”

兄弟比肩魏晋诗坛

南朝著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《诗品》中说：“太康中，三张、二陆、两潘、一左，勃尔复兴，踵武前王，风流未沫，亦文章之中兴也。”

这里所说的“三张”，是张载和他的两个弟弟张协、张亢。

张载的诗，比较有名的是《七哀诗》二首。他的诗和他的《剑阁铭》《叙行赋》《榷论》一样没有丝毫的避世思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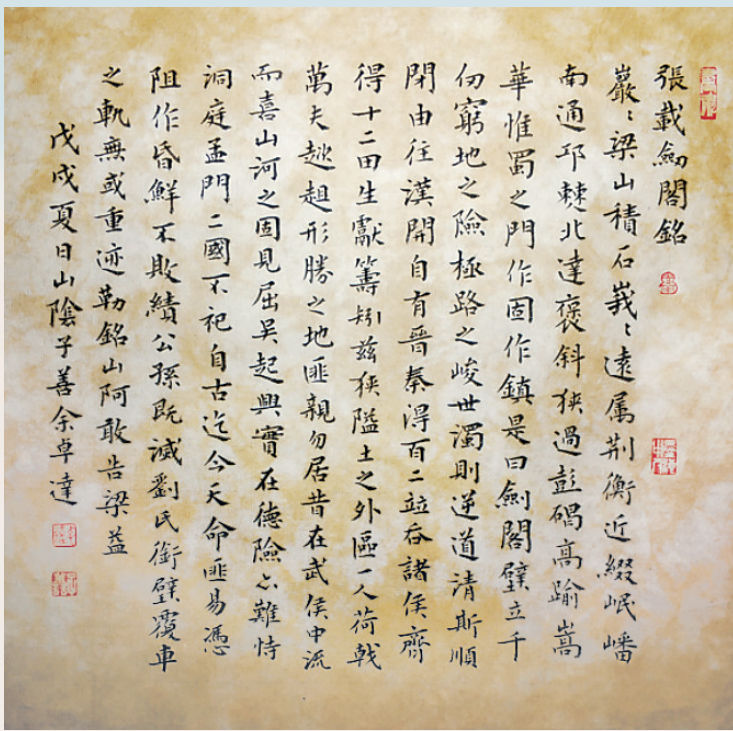
其中一首写道，“北芒何垒垒，高陵有四五。借问谁家坟，皆云汉世主……昔为万乘君，今为丘中土。感彼雍门言，凄怆哀今古。”

张载在慨叹之余是深刻思考。天下离乱，盗贼猖獗，汉代帝王的陵墓被破坏得一片狼藉，这难道不是沧海桑田吗？

另一首写道，“秋风吐商气，萧瑟扫前林。阳鸟收和响，寒蝉无余音……肃肃高桐枝，翩翩栖孤禽。仰听离鸿鸣，俯闻蜻蛉吟。哀人易感伤，触物增悲心。”面对如此凄凉的景象，作者伤时忧世的心情溢于言表。

张载的二弟张协，史载其“少有俊才，与兄长张载齐名”。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张协有文集



西晋张载代表作《剑阁铭》。

四卷，均已散佚。至今广泛流传的是他的杂诗十首。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十首诗，那就是开一代诗风。

比如第一首中：“秋夜凉风起，清气荡暄浊。蜻蛉吟阶下，飞蛾拂明烛。君子从远役，佳人守独宿。离居几何时，钻燧忽改木。房栊无行迹，庭草萋以绿。青苔依空墙，蜘蛛网四屋。”就题材而言，是常见的思妇怀远诗，但无论是写景、寄情、语言、结构，乃至对于声韵的追求，都给人全新的感觉。

第五首是说理诗：“阳春无和者，巴人皆下节。流俗多昏迷，此理谁能察。”直面现实，议论深刻。

第七首是抒情述志之作：“此乡非吾地，此郭非吾城……畴昔怀微志，帷幕窃所经。何必操干戈，堂上有奇兵。折冲樽俎间，制胜在两楹。”彰显了诗人居安思危，愿为国家建功立业之鸿鹄之志。

第十首描述了洪水过后百姓生活艰难的情景：“里无曲突烟，路无行轮声。环堵自颓毁，垣间不隐形。尺烬重寻桂，红粒贵瑶琼。”体现了归隐之后的张协依然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怀。

明朝张溥在《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》中把他和张载的作品合编为《张孟阳景阳集》。钟嵘在《诗品》中将张协的诗定为上品，评道：“晋黄门郎张协，其源出于王粲。文体华净，少病累。又巧构形似之言，雄于潘岳，靡于太冲。风流调达，实旷代之高手。词采葱蒨，音韵铿锵，使人味之亹亹不倦。”

张载的小弟张亢文学才华不及两位兄长，但他多才多艺，尤其具有很深的音乐造诣，曾专门写过论述音乐的文章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注有张亢集二卷，未能流传下来。

魏晋时期的上层士族，盛行清谈，文学大家也多是清谈名士，文学创作呈现出明显的玄学色彩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“三张”兄弟拒绝随波逐流。他们不仅文学功力深厚，而且始终怀抱忧国忧民的情怀。

张载路过剑阁，只不过是一次寻

常的出行。但他从险要的剑阁联想到历史上多次有人凭险作乱，因此创作的《剑阁铭》，让世世代代记住历史的教训。

即使今天再读《剑阁铭》，依旧被作者纵览古今、心怀社稷的胸襟感染，仿佛仍能听到张载走过剑阁关隘时的脚步声。

“太康文学”鼎盛时期，西晋京城的文学界有个“圈子”。《晋书·刘琨传》记载，刘琨、陆机、陆云兄弟、欧阳建以及石崇等二十四人，经常聚集在石崇的别墅洛阳金谷园中，谈论文学，吟诗作赋，时人称之为“金谷二十四友”，为首的就是美男子潘岳。

然而，作为“太康文学”的领军人物，张载和他的两个弟弟，却都不在二十四友之中。不仅二十四友找不到“三张”的名字，所有的历史典籍中，都查不到一次“三张”参加此类清谈活动的记载。

为文不屑空谈，为官清简寡欲，“三张”成为清谈之风弥漫下的另类。

潘岳和张载屡屡被古人拿来对比，但比之只是外貌形象，其实两人的经历和结局倒是确实值得一比。

《晋书》记载：张载“迁乐安相、弘农太守。长沙王义请为记室督。拜中书侍郎，复领著作。载见世方乱，无复进任意，遂称疾笃告归，卒于家”。其弟张协“惠帝末年，天下纷乱，辞官隐居，以吟咏自娱。永嘉初，复征为黄门侍郎，托病不就。后逝于家中”。

“三张”之中除张亢记载不详之外，张载、张协兄弟不贪富贵，不恋官场，最终归隐，得以善终。

而历史上潘岳攀附权贵，参与党争，不仅身首异处，同时株连三族。

因为历史上除安平县外，张载生存的年代还有一个安平郡，辖武邑、灌津等县。因此，对于张载家在今天的安平还是武邑，仍存争议。但不论在哪里，家乡人并不介意他的容貌，而是以他俊美的文章和学术史上的成就为荣。

【相关】

北宋大儒张载的河北渊源

历史上，除了西晋文学家张载，还有一位更为有名的、与之同名的历史人物，也与河北颇有渊源。

他就是北宋著名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张载。

张载(1020年—1077年)，字子厚，北宋凤翔郿县(今陕西眉县)横渠镇人，是北宋理学支脉“关学”的创始人，世称“横渠先生”，尊称张子。他著名的“横渠四句”——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言简意宏，传颂不衰。

宋仁宗嘉祐二年(1057年)，张载进士登第，第二年赴祁州(今河北安国)任司法参军。

《安国县志》记载，“宋仁宗时，著名理学家张载在任司法参军，于县城东北角辟馆讲学，‘启蒙教于旭旦’，时人称为张子书院。张载离任，书馆寻废，书院改为张子祠。”

北宋时安国短暂出现的张子书院，是一所以传授、讲习理学为重点的书院。

北宋政治软弱，但学术思想却有巨大发展。从宋代勃兴的理学，代表儒学发展的新高峰，分为四个主要学派。张载是其中关学学派的主要代表，因而张子书院也就成为这一学派的主要传承地。

张载教学，谨严刻苦，他要求学生“言有教，动有法，昼有为，宵有得，息有养，瞬有存”，分秒必争，一刻也不能停止。

书院这种独具特色的文教机构萌芽于唐，制度形成于宋。宋代全国多地书院快速崛起，蓬勃发展。

但依据现有文献材料，张子书院是两宋300多年中，保定仅有的一所书院。

这与两宋时期保定的历史和地理区位有关。北宋时期，保定是宋辽对峙的前线，南宋时期，处于北方民族统治之下。数百年间，整个河北有历史记载的书院只有5座。

张载离任后，先后任丹州云岩(今陕西宜川县)县令、渭州(今甘肃陇西县)军事判官公事等官职。

51岁时，张载辞官回到横渠镇，读书讲学，著书立说，专心治学。

公元1076年，张载把研究成果集成《正蒙》一书，这是张载的代表作，也是我国古代唯物论的重要篇章。1077年，57岁的张载辞世。

安国的张子书院改为张子祠，纪念这位曾在此讲学的关中大家。

张载去世后，关学式微。直到元代推行“汉法”，尊崇儒学，张载五世孙张晋被元廷封为定远大将军，“赐第于燕，并食邑于滦(今唐山滦州)”。

张晋由原籍陕西眉县到封地滦州定居后，因见滦州有横山，追思祖号“横渠”及韩昌黎(韩愈，祖籍秦皇岛昌黎)“云横秦岭家何在”诗句，遂于其居室题匾曰“横学清逸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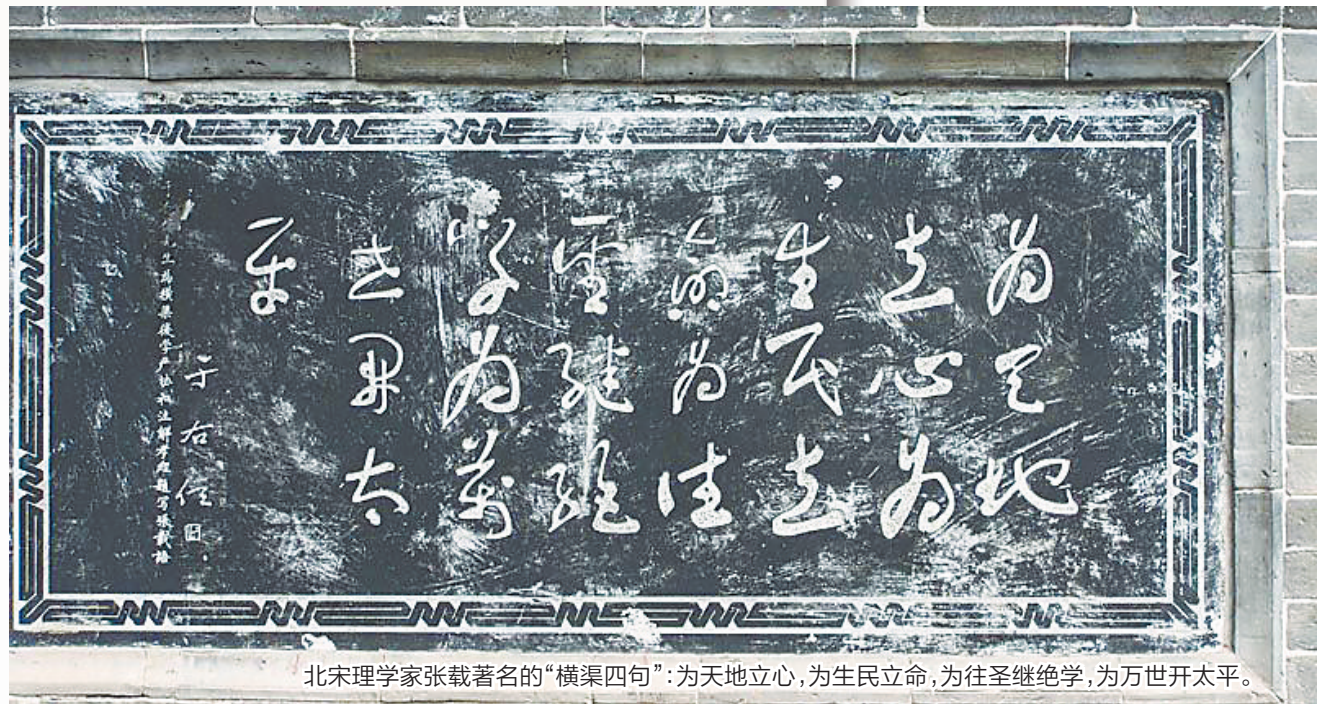
1234年，张晋在滦州首建“横渠书院”，在多民族多元文化之地弘扬关学，再由滦州辐射全国。这是古滦州乃至京东一带正规教育的真正开端，为冀东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书院位于当时滦州府衙对面朝阳胡同的尽头，即今滦州市第四中学校址。

张晋去世后葬于滦州城西，张载族系的一支自此在滦州繁衍。

文/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片



北宋理学家张载著名的“横渠四句”：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

西晋张载：『丑男』博学文章美

□江董燕